

坦帕概要的批判性解读

奥斯汀红卫兵

红砖厂青年报 VOY 译

*编者注：坦帕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西海岸的一座城市，“坦帕集体”是这座城市里自称信奉毛主义的组织，坦帕概要指《如果你不斗争，你就不配赢得胜利》等理论文件。奥斯汀红卫兵组织现已解散，美国各大红卫兵组织重组为现在的美国共产党重建委员会。

“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显得相形见绌，或已经腐化了的部分。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进困难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始终健康的领导骨干。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工中、学生中按照实际情况组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条件的第九条中所说建立领导核心问题，我们应该应用到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农村中去。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无论是进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核心任务，或是执行工作检查、干部审查和其他事项，不仅要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更要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毛主席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祝贺坦帕的同志们没有在经历了组建毛主义集体的艰难尝试后放弃组织。每一个新的集体的建立都会遇到许多困难，这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都一样。从普通的积极分子，即便是有组织的工人队伍，转变为纪律严明的共产主义干部队伍并不容易。在这个进退、试错的过程中，会有很多人来了又去，直到形成一个稳定的核心，最重要的是，它已在阶级斗争中得到检验。阶级斗争是锻造一切当之无愧的真正共产党人的熔炉。

鉴于坦帕在最近的文件中提到了他们之前的项目在理论上存在不一致，这次回应的目的将主要集中于既有的理论错误上——并且在这一情况下，是持续的——以及他们题为《如果你不斗争，你就不配赢得胜利》的文件中的理论内容上。这一回应是公

开的，而并非在组织之间保持私密，这样其他有类似错误的人也可以用到它。这些同志所犯的 error 当然不是坦帕湾地区所独有的。

最初，许多同志高兴地看到，自称自由之路社会主义组织（反击！）（以下简称“反击！”）的修正主义组织出现了分裂，这个组织对毛主义者进行了卑鄙的攻击，并掩盖了许多针对妇女的严重罪行的指控。这些错误和犯罪，除了植根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父权社会之外，还植根于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毕竟，修正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却声称自己为共产主义。他们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并掩盖了父权制度的实践，这并不奇怪。正如修正主义组织一如既往的那样，它们在干部培养、思想发展和政治教育等方面，对维护修正主义、避免路线斗争和阻挠对领导权的质疑等事项都办得很不好。修正主义组织提供的任何训练都应被视作不应去思考、不应去做或不应去相信的课程。

要注意到，坦帕的同志们之所以分裂，主要是因为他们以前的同志掩盖了对罪行的指控，或者可能是掩盖了罪行本身，而没有主要集中在“反击！”的资本主义政治路线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这是第一个错误。不应以罪行来迫使与修正主义的决裂；修正主义本身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群众的犯罪。这第一个错误说明同志们要充分认识自己的错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幸运的是，他们渴望继续进步的愿望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会。只有拥有正确的思想基础，一个团体才能做到改造自己。而“反击！”不是这样的一个团体。“反击！”的成员无论以个人或前成员们的身份进行了什么肮脏的人际行为或罪行，都应该首先在反修正主义的原则下离开。

坦帕的同志们似乎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在这篇文章中所描述的所有错误，都是源于对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根本性误解，特别是对毛主义概念中关于领导作用的误解。

这种根本性的误解在他们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这一节上最令人担忧和显著。在这一节中，这些同志根本没有设法阐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也不懂得什么是民主集中制。这就造成了这些同志现在还在犯的一个主要错误，即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没有去掌握领导地位。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纪律的基础；它维护了以两条路线斗争为根基的党的团结。民主集中制正是赋予共产党人威望，使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的东西。正如列宁的杰作《怎么办？》中所讨论的那样，它不仅提升了共产党人，还使他们与所有非无产阶级政党对立起来。在民主集中制下，党或者这个案例中的前党组织/集体，是以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且有一定的结构。坦帕毛主义集体（以下

简称“坦帕集体”）完全取消了这一结构。民主集中制形成了一个以集中为主体的矛盾。其结果是允许自由讨论和统一行动的对立统一。无产阶级用政党来产生自己的组织形式，除了民主集中制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建立一个真正的反修正主义的共产主义组织。

这意味着领导权对于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具有决定性作用。唯一的共产主义领导方法是群众路线，这是所有领导者把群众和下属团结在自己周围的过程。（参见毛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在这种对立统一下，集中是民主的内核，两个方面互相作用并反作用。

尽管“坦帕集体”的文件的确将“极端民主”定义为一个错误，但并没有将它执行的彻底。它并没有彻底放弃“极端民主”，取而代之的是提出了让每个干部都担任“主席”职务的错误政策。这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组织结构。每个革命组织都应该有分工，根据组织面临的客观任务，对成员完成任务的能力进行清醒的估计，并分配职务，才是正确的。但这不是前“坦帕集体”所支持的“人人都是主席”路线。

“集体领导”只是等式的一部分。这些同志忽视了个人领导和最高领导人的作用。正如贡萨罗主席所说的那样“我们立足于集体领导和个人领导，同时注意领导人的作用，以及如何通过人民战争，通过领导的更新，来将革命的领导力量团结和磨练起来。我们坚持领导永存的原则。”他之后详细说明道：“列宁警告我们否定领导权的问题正如他强调我们的阶级、党和革命需要我们提拔自己的领导人，然后是顶层领导和伟大领袖。”并且，“在恩格斯看来，产生领导者和最高领导者是必要的。”

虽然每一个干部都应当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导人，但不是每一个干部都能够或者应当成为正式共产党的前身组织的领导人。所有人都应该成为领导人的想法，完全是对列宁主义的公然蔑视，实际上是“尾巴主义”——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对领导的取消，更适合无政府主义者或其他所谓的水平主义者¹。领导层，尤其是唯一的领导者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如果这一进程不是由民主集中制正式鼓励和执行的，也不是由其民主进程正式实施的，在民主进程中，领导人可以随时被召回，也不被授予特权，那么民主和集中都无法实现。没有民主集中制，这样得到的领导人将基于个人、自我、喧闹和/或社会地位的力量——而不是政治路线，他们组织两条路线斗争的能力，或他们作为领导人的实际价值。绝不能让个人“渴望成为领导”。一个集体必须选举它的领导人，它的最高领导人必须在得到组织承认的情况下在斗争中出现。领

¹ 译者注：一种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平分配权力的政治或社会理论的支持者

导的资格基于对干部工作和历史的评价，以及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理论的掌握程度。

“人人是主席”路线的失败，并不像“坦帕集体”所说的那样，是由于他们的主观因素没有“处于”所期望的“发展阶段”，而是由于客观因素，即这种领导方式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与马列毛主义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思想是对已被列宁主义先锋队思想所战胜的社民主义错误的一种回溯。“人人是主席”的立场从来就不是马列主义的一部分，也决不应该被偷运进马列毛主义。马列毛主义不能接受所谓水平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不能容忍这种“反等级”式的偏离。

人们不认真对待自己的角色的问题，同样也是对领导理解不正确的问题。领导的缺乏会造成同志们不能充分或不满意地执行任务，因为没有领导，干部无法得到充分的锻炼。这种对共产主义领导理论的厌恶并不是“坦帕集体”独有的错误；它存在于许多新的集体中。这是由于美国“左翼”固有的常规和糟糕透顶的自由主义。大多数人都被灌输了这种反领导的立场，这实际上是有些微妙的或者不那么微妙的反共主义。

关于把一般和具体结合起来的问题，毛解释说，共产主义干部必须善于团结群众，向群众（以及他们的下属）发出一般的号召，并且必须贯彻这一号召。这是把人民团结在领导周围的过程，在这之中干部是群众运动的脊梁。在这个反复的过程中，已经灰心丧气的、不在发挥作用的或腐败的干部，应当由发展成为共产党员的先进群众来代替。前“坦帕集体”的同志们如果能够掌握这个概念，并把它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中去就好了。凡是对共产主义工作感兴趣的人，都应该仔细研究《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以及《党的基础知识》一书中关于更换干部的章节。后者最近在美国以面对新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所面临的矛盾的明确目的重新出版。它在美国更广泛的马列毛主义运动中充当了伟大的工具。有组织的领导团体和最高领导人的缺乏导致有错误的表述不断出现，如“我们不明白的是我们都是集体的领导人。”这一提法彻底抛弃了共产主义者的组织结构。的确，在共产主义组织中，领导人不必为全体党员着想，因为没有一个是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共产党员不是没有头脑地执行命令的机器人。无论何时，领导的任务都是综合他们组织的经验、想法、思想、胜利和错误，然后解决问题，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为了做到这一点，领导在组织内（通过民主集中制）和组织外执行群众路线。不是每个党员都是领导，不是每个党员都能成为领导，不是每个党员都应该是党的领导。相反的是，成员们必须得到合理分配，领导层必须善于激励周围的人，并跟进他们的工作。今后执行“我们都是领导人”的路线只会导致同样的问题，这将限制集体过去的工作并最终导致组织解散。除非这个错误得到纠

正，否则任何建立新组织的尝试都将失败。要纠正民主集中制和民主领导的观念，为此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是必要的。

我们毛主义者知道纪律直接关系到民主集中制。《毛主席语录》党纪一章主要集中在民主集中制上“坦帕集体”的概要将这两者分成不同的部分。他们在纪律上的所有错误都可以被看作是与他们仍然未加约束的自由主义有关，这意味着没有产生适当的领导，没有发出普遍的呼吁，也没有及时的后续行动。列宁教导说，纪律必须执行，它可以是各种形式，包括罚款，严重者开除党籍。这是党对党员负责任的表现。这不是由个人决定的。这个错误——志愿者精神是在这篇概要中反复出现的错误，也是他们未来工作计划的基础。

另一个本质上构成回避领导建设的重大错误是所谓的心理健康“自我照顾（self-care）”路线。这一路线是在重新制定的坦帕湾“为人民服务”（Serve the People, STP）计划的指挥下进行的，而这个计划必然是某种冒牌货。这个“为人民服务”窃取了全国“为人民服务”组织的名字，但并没有执行它的原则和也与这原则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同志们想开展群众性的社区服务工作或服务项目，就应该鼓励和支持他们这样做，只是不要用为人民服务这个名称，因为这已经是一个特定组织了。如果同志们想加入并接受这个组织的领导，他们应该以基于原则的方式并通过正确的渠道这样做。他们在没有隶属关系的情况下取了这个名字，给群众们提供了错误的信号。如果坦帕湾的同志们对领导有正确的认识，拒绝无政府主义者的尾巴主义观点，他们就会同意这个原则。为人民服务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项目；它不像“要食物不是炸弹”²那样是可以自由参加的，也不是任何一个人通过简单地称自己为为人民服务即可从事的项目。这是因为“为人民服务”服从有组织的共产党人和先进群众的领导。它附属于马列毛党建工作。“为人民服务”已经会民主地决定批准和审查潜在的和新的分支机构。即使不寻求更大的现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同意，它也显示出了出格的个人主义权利程度。

如果坦帕湾的同志们把他们的计划称为“抵制法西斯主义”，人们就会把他们和修正主义的美国革命共产党（RCP-USA）联系起来，他们就会因为这种歪曲和盗用而受到批评。通过使用为人民服务这个名字，他们采取了一种不诚实和无原则的诡计。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他们在布鲁克林的明面上的对应团体，在塔科马的修正主义的“为人民服务”，以及其他在被揭露时改变了他们的名称或解散的组织身上。这些江湖骗

² 译者注：“要食物不要炸弹”（Food not bombs）是由一些相互独立的向其他人免费提供纯素食或素食的以疏松编织的结构构成的团体

子要么接受为人民服务及其上级组织红卫兵的领导，要么自己开辟独立的道路，并取得一个正确反映自己项目的名号，而不是追随被奥斯汀、洛杉矶、堪萨斯城、匹兹堡、夏洛特和休斯顿等城市的组织者所赋予厚望的项目们。

如果在坦帕的同志们能够接触到他们城市之外经验丰富的马列毛主义队伍，并接受那些成功克服或避免了他们总结中所列出的错误的人的指导，他们就会更加坚定地反对正在引领他们的新项目的“自我照顾”的概念。对于那些在群众工作实践中证明了自己价值的人，他们表示迟疑或断然拒绝寻求并接受其指导，这只不过是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式的反共主义，带有一点无政府主义缺乏原则的色彩。如果他们愿意接受支持，他们可以从革命学生阵线（Revolutionary Student Front, RSF，简称革学阵）心理健康项目的失败中学到很多东西。看起来地方主义阻碍了他们对革学阵总结内容的研究。

在“坦帕集体”所有的关于心理健康的“概要”和他們要在这条战壕上前进的誓言中，他们都忘记了整合。他们从来没有在心理健康方面表明过共产主义立场。他们说“同志们几天都不能离开自己的房间”，但是其他集体的经验表明，只要他们得到适当的支持和政治指导，克服他们的障碍，这种情况是可以克服的。

心理健康问题往往与毒品问题密切相关。“坦帕集体”回避了这个问题，没有对我们阶级和群众所面临的更广泛的现象进行考察。“坦帕集体”并没有将辩证的观点呈现给读者。他们的集体未能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统一结论，这表明他们自由主义地回避了对精神健康问题进行唯物主义分析的需要，以及他们如何经常进行自我治疗的周期循环。一切“自我照顾”都是在试图混入自由主义。他们允许并通过培养资产阶级的放纵来为滥用药物道歉，这实际上不仅伤害了个人（自我），也伤害了整个集体。的确，必须与精神疾病作斗争——但这不能用“自我照顾”或“安全空间”等后现代主义框架来实现。这些同志应当从波特兰那些自称毛主义者并随后被肃清的修正主义者对毒品和精神健康问题的错误处理中吸取教训。

“我们试图联合美国各地的其他毛主义集体。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没有先巩固好我们自己的团结。”这一提法反对有组织内部的路线斗争，也反对与更广泛的运动相联系的外部路线斗争。从这段引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坦帕集体”成立得过于贸然，并且不应该自称是马列毛主义者。他们没有明白一个重要的原则，即与有经验的集体进行外部的团结斗争有助于鼓励内部的路线斗争和加强他们自身的团结。这是一切在红卫兵的旗帜下生存和发展起来的集体所表明一个明显的事实。团体之间交换意见并交流困难有助于各种问题的解决；孤立主义和地方主义是落后的立场。国际

主义会让党更加强大；国际主义使秘鲁人民战争及其产生的理论加强了秘鲁以外其他政党的团结，使它们巩固在红线上。以同样的方式，与坦帕以外的团体团结和斗争将有助于巩固他们自身，并使他们团结在红线周围。这是他们还没有完成甚至尚未意识到其中价值的事情。

有这么一种常见的机械错误，“我们必须把我们所在的地方放在首位，然后再去向外发展”，拒绝领导和经验，而支持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样，不能辩证地看待事物。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知道全国范围内的团结斗争加强了每个集体，巩固了地方组织。任何以成立政党为目的的组织，都必须同地方主义决裂，都必须认识到，不进行斗争，不团结起来，就有可能自取灭亡。他们不会总是注意到这些可能会摧毁他们的错误。坚持重复别人已经从运动中学到并改正的错误是不明智的。这也是对整合的拒绝。

资本主义一在苏联复辟，毛就在中国以文化革命的整合先发制人地纠正了他们的错误。共产党人必须愿意犯错误，必须敢于冒险，必须从实践中学习，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不能拒绝历史唯物主义，拒绝从其他有经验的同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个国家已经有毛主义者在党的建设和群众组织方面遥遥领先于坦帕同志，坚持地方主义而不学习和接受先进组织的支持是愚蠢的。

每一个新的组织都无一例外地最终会失去一些成员。“坦帕集体”将每一场失利都描述为“分裂”，但却没有提及所谓“分裂”背后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差异和问题。一个或几个成员离开一个组织是试错过程的一部分，是一个集体发展过程的一部分；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将其与组织分裂相混淆。有时人们离开是件好事，就像列宁强调的那样——人少了却更好。有些时候，这确实是一种很难处理的损失，这时当然必须努力防止这种损失。“坦帕集体”概要的不足之处（这是一个很大的批评）在于它甚至没有提到把先进群众培养成共产党干部的必要性。这是共产党员开展群体性工作的主要出发点之一，而“坦帕集体”对其存在的目的似乎并不明确。

忽视培养群众以代替老干部的需要是对群众的辜负。这是一种植根于资产阶级政治的微妙的反群众情绪。这是对群众路线的失败把握，也是领导不当的问题。一个毛主义的组织，如果它是名副其实的，那么它必须从一开始就关心群众的训练，向人民学习，然后再教育人民。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在阶级斗争中锻炼群众的。“坦帕集体”有地方主义倾向，却没有为他们的读者提供任何类似于对他们的当地环境的具体分析。这就好像他们跳过了眼前的阶段，认为没有必要对他们的城市进行任何社会调查或阶级分析。

把群众培养成干部，以使少数党员的流失不至于造成严重的打击。在一个革命组织中，成员不可避免地会被送进监狱或被杀害，而许多人也会自己堕落。要想不被打败，共产党人就必须记住，创造历史的是人民群众，领导人民的是党。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紧紧围绕在领导周围的先进群众有组织地培养到党的组织中来。

如果“坦帕集体”的“先进”成员感觉项目没有进展，他们不应该因为离开了一个没有出路的组织而受到责备。他们应该受到批评的是，他们没有把人带出去，与先进群众形成新的核心。没有证据表明有人考虑过这一点。在整篇关于失去的人数的文章中，没有提到任何获得人数的努力，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的答案：他们曾经从事过真正的群众工作吗？如果是这样，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理解揭示了一种糟糕的主观主义观点。

在这一节中最主要的部分不是主导的政治路线，而是那些被困在周围的人的受伤的感受。受伤害的感觉不是分析的基础，也不应该出现在总结中，因为它们不提供整体性结论，也不是基于科学的方法。

在与“革命青年组织”（Revolutionary Youth Organization, RYO，以下简称“革青”）讨论问题时，这些文件在吸取教训方面犯了重大错误。他们声称已经“达到了学生组织的极限”。这是一个错误的、令人深感不安的分析。从所有的证据来看，他们似乎很少完成或尝试让“革青”组织学生，更不用说“达到其极限”。不能真正组织工人阶级的学生与达到这类工作的极限是不一样的。这种失败是他们自己的缺陷，而不是学生组织的客观缺陷。

对学生进行的唯物主义分析将向所有人证明，就业匮乏增加了学生的愤怒和沮丧，在美国许多城市，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潜在兴趣取代了他们对阶级提升的希望。幸亏秘鲁共产党从一所大学校园发起了它的重建，从中并没有看到“坦帕集体”明显存在的“局限性”。相反，他们所看到的是，受过教育的青年往往不能用他们的学位获得工作，可以动员起来反对带来不公正和贫困的资本主义和半封建制度。

整个“概要”缺乏任何对组织的总结。几乎没有提到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也没有提到他们现在发出这个文件后打算做什么。这一点在专门介绍“革青”的部分中尤为明显。他们认为学生组织是“无用的干扰”，这种观点反映了一种阶级立场，这只会把工人阶级和激进的学生交给自由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把大学的战壕让给敌人的代理人。大学是阶级斗争的场所，除非我们想当然地相信阶级斗争只存在于校园之外。

诚然，一些学生运动只关注他们的校园问题（又是地方主义），也缺乏更广泛的政治观点，这会徒劳无功地分散注意力，但这一点的前提是人们不愿挑战这些经济主

义观点，不愿把自己的奋斗与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斗争联系起来。简而言之，它们只是对那些不愿领导和教育大众的人的干扰。共产党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反对错误的思想，校园也不例外。在这个案例中，“坦帕集体”指责学生群众没有自己超越存在于所有类型的群众斗争中的有机的经济主义。

在学生工作方面，“坦帕集体”甚至还没有试过水，更不用说达到极限了。奥斯汀和堪萨斯城的毛主义者已经发展并领导了大型的激进学生组织，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这使得这些学生组织在韧性和勇气方面走在了美国所有学生组织的前列。这些校园的战壕首先没有被困在校园里。他们的战士们开始支持整个城市范围内的工作。在这些斗争中，学生们被训练成毛主义干部。这些城市的学生必须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自觉地发展起来，而不是让他们去碰运气。

他们自相矛盾的是，在他们声称已经达到了学生组织的极限的同一段中，“坦帕集体”还声称他们“从来没有投入足够的工作”，说建立一个学生运动沿着正确的路线“花费了太多的时间”。读者们是否相信那些在学校里面面临阶级斗争的工人阶级学生根本不值得花时间和精力？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但到底是哪一个呢？他们是达到了极限还是没有投入足够的工作？你不可能同时满足两者。可以肯定的是，达到这个极限（奥斯汀和堪萨斯城还没有做到）至少需要远比“坦帕集体”投入的更多。

坦帕的工人阶级学生值得得到比“坦帕集体”和当地的修正主义者所提供的更好的教育。这些同志应该和那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比如“革青”和“革学阵”以及那些城市里的红卫兵，讨论学生组织的问题。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会见证更大的成功，但这也需要时间和努力。这需要的远不止是让 Facebook 的道具账户像意大利式西部片里的小镇一样不真实。虚伪的组织已经够多了——群众应当获得更好的东西，而革命者必须接受挑战，满足群众的需要。

读者对这些同志打算采取什么不同的行动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他们从承认的错误中得到的教训是不正确的，他们还没有接近收获真理。这些同志这次是怎样计划来达到基本的组织要求——像是开会、定期限、把工作进行到底之类的要求的呢？他们的文件在这方面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很少，但它期望得到读者的信任，假设人们不会问这些问题。这份文件并没有阐释出一种走出他们陷阱的方法，相反地，它表明所有相同的错误仍然存在，仍然主导着他们的思想和方法——非组织并称之为组织。同样糟糕的政治路线仍然处于领导地位。

声明结束时说，他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巩固政治和政治路线，但这条路线到底是什么最终被模糊了。通过以马列毛主义为基础进行批判性的文件阅读，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拒绝领导仍然是重新组织的坦帕湾革命集体政治路线的核心。

坦帕湾的“为人民服务”的未来往好了说也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与全国范围内的党建工作不一致，是对党建工作的侮辱，只会对未来的团结产生负面影响，损害他们与真正的毛主义运动合作的能力。坦帕的同志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这应该是对他们的一个警醒，使他们设法纠正这个错误，修复他们在毛主义者中的声誉。读者被承诺一个“真正的毛主义集体在坦帕湾”，然而，这些同志坚持采取波特兰和圣路易斯的地方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走的同一条路线——他们都在糟糕的政治路线下垮台了——而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运动只会在关键问题上越来越稳固。他们不再宣称他们将寻求与“现存的毛主义集体”的统一——很好，是哪个？因为他们的文件中没有任何地方真正解释他们所说的“毛主义”是什么。

缺乏实践，加上缺乏明确的理论立场，以及他们未能掌握领导权，这无疑与我们所说的毛主义与大多数革命世界的含义相悖。这并不是要摧毁任何人或阻碍他们的工作；它是为那些已经走了很远，迫切需要找到回到共产主义革命道路的同志们准备的。如果革命运动在一个地方遭到破坏，那么这个国家其他地方的革命者就必须提出直率而直接的建议和批评。祝你好运，坦帕。请采纳这个建议。

团结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的思想体系基础上，并搞清楚这是意味着什么！
坚持和捍卫正确的组织原则和对共产党领导的正确认识！
让红线征服坦帕和世界的白线！